

朱作仁学科教学 研究文存

（文集第二卷）

朱作仁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朱作仁学科教学 研究文存(文集之二)

朱作仁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朱作仁学科教学研究文存

(文集之二)

朱作仁 著

(闽)新登记字(02)号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15 印张 385 千字 1 插页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34-1610-4/G·1245 定价:9.50 元

自序

自从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的第一卷文集《朱作仁语文教学研究文集》（收1987年6月前的拙作，以下简称《文集》〈一〉）以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个年头，转眼消逝。该书的问世，广受读者的欢迎。全国各地有的县市教研室和中小学，还组织教师阅读，人手一册，作为进修提高和业务考查的必要参考书。有的教师还来信感谢和鼓励，谈心得和收获，颇多溢美之词，更是令人感到不足和欣慰。

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领导及何强同志的青睐，出版本书，作为笔者的第二卷文集。

收入本书的，主要是1987年6月后发表在省级以上，包括《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的拙作；个别篇目是《文集》（一）的补遗。文末均注明发表或写作年份。少量篇目是笔者与研究生、助手等合作的成果，文末加上合作者的姓名。书内还选了三篇报刊对笔者的“访谈录”，其余则是笔者为自己主编出版的书所写的“前言”和为别人出版的书所写的“序言”选要。在这些“序言”和“前言”中，笔者决不是自以为掌握了文昌帝君的秤砣或砝码来宣布权衡结果，而是陈下对该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表达读后的心得外，还针对时弊，“借题发挥”，提出对一些教育问题，包括在语文教学研究领域当今争论热点的看法。相信这对于活跃学术气氛，开拓思路是有益的。当然，其中有个别问题的阐述，在前后篇目中难免略有重述，但这种重复不但在行文逻辑上难免，也有其价值上的意义。说过的并不意味着不用再说。歌德有一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还必须说明一点的是，收入本书的少

数篇目内容，仍照笔者原稿付印，以便保持其原来面目。这与发表时可能稍有详略及个别词句等方面的差异，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笔者的原意。笔者一向认为，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的，贵在坦城直言。这里，令人想起德国著名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那种为探索真理，不为权势所动，不被“时潮”牵着鼻子，不视主子眼色行事的独立思考的勇敢精神。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言中，他曾天才地把真理比喻为一位矜持的美人，就是别人把一切都献给她，也还拿不稳就能获得她的青睐。他直率地写道：“我若有些想获得当代人的喝彩，我就得删去20处和他们意见完全相反的地方，以及部分他们认为刺眼的地方。但是，为了这种喝彩，只要是牺牲一个音节，我也认为是罪过……”。这段令人感到怦然心动的文字，一种坦城、博大的心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当然，作者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引来这段文字，只是为了学习而已。

因此，笔者认为，学科教学的研究，与其他领域一样，要求人人都有做真理探索者的自由，有探索教学中各种规律的权利，而不是听命于这个或那个的裁决——这全指的思想裁决而不是法律与行政裁决。探索真理者需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只有谬误才要权力的支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用权力支持的“真理”越多，就越落后；这种“真理”的占有者越多，就越愚昧。

有人说：“序跋还须自己写”；“读书先读序和跋”。这我很赞成。所以我的这两卷文集也就写“自序”了。因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序跋便是叙说“寸心知”的文字，往往是作者思想、情感、学识、气度、乃至为人的最浓缩、最直接的表露。

改革开放以来，文运勃兴，学术活跃，令人感奋。收入本书的拙作，都是笔者“百思”的结晶。“有感而立，有积而发，有思而作”。“不迷心于己，不苟同于人；不求令人信服，但求引人思考；不求轰动效应，但做老实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必以己言为贵”。徐特立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说过：“自尊不是

轻人，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

笔者构思行文，力戒学术概念的最新“发明”。因此，文内无惊世骇俗之论，更无睿智的闪光；没有反传统的呼啸呐喊，更没有“天马行空”式的“豪言壮语”；也无故弄玄虚之笔。自信秉笔直书，朴实无华，不尚空谈，直面“人生”；力求说理透彻，而又符合实际。借用蔡毅的话说，“在搅乱人们的思想方面，我这些小文没有推波助澜之力”。在笔者面前，好像站着众多的读者，他们是笔者心目中的“上帝”。正如有的同仁所鼓励的，文中常有为“许多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东西”。因为“我讲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结束语）。此外，在词语表达方面，笔者也自信不会有像“夫二郎者，三郎四郎之兄，大郎之弟而老郎之子也”那种古文中讽刺讲废话的内容，更难有像“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那种讽刺同语反复的无聊诗句。

笔者现今正处于从花甲偏斜古稀的年龄，按照国际惯用年龄段划分标准，可称得上老年。旧俄国有一句民谚：“人一老，万事糟”。这话是“灰色”的，也不见得对。还是歌德说得好：“莫道黄昏天色暗，心有明火永不熄”。梁启超也有类似意思的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心中海岳梦中飞”。头发被岁月染白了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脑子也一片空白。古今诗人墨客称颂老当益壮，对即将老去的生命持乐观向上态度的诗句也不少。朱自清把唐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改成“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作为对自己的鞭策，压在书桌玻璃板下。苏东坡为壮晚景，为老有所为写出了美丽豪旷的句子：“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唐朝刘禹锡诗《酬乐天咏老见示》“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和李商隐诗《登牧原》“老来情更适，何须问九原，晚晴风物好，长与共晨昏”，是积极的。这两位老年知识分子的体验都较正常。不过，虽是“微霞”满天，“风物”宜人，但毕竟已是“晚晴”，转瞬即逝，来日无多。跟许多同

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笔者下过农村，上过“干校”，养过猪猡，关过牛棚，不知耗去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经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特别珍惜现在的时间。然而，失之东隅，桑榆未晚。如若蹉跎岁月，游戏人生，必将一事无成。需要有一种“不辞日暮更抖擞”的精神，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孔子为追求知识学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有人曾好奇地发问“朱教授，您又上课，又科研，又开会，又应邀去各地讲学，又要接待四方来客……还写了这么多的书和文章，哪来的时间？难道您不吃饭，不睡觉吗？”我总是引上述孔子的话以答，但赶快补充说明，我不敢与孔子相比，只是学习。至少，孔子的“发愤”我有一点，而“忘食”我却做不到，因为人若不吃饭，何来的能量？岂非早已呜呼哀哉了。不过话要说回来，下述“忘食”的情况倒是有的。有时伏案沉思，埋头书海，或爬格子爬得兴起，忘了已到吃饭时间，乃至夫人、孩子唤叫，才清醒过来；有时则虽时过午夜，仍毫无睡意，文思如涌，贪恋案首，及偶然抬头看一下小闹钟，才知已是次日凌晨一二点，方才赶快起身。

人总是看不完所有的剧集。的确，人生如演戏。每个人一生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该上场时出台，角色完了就退场。这便如一个人的生命，去留不必着意，只须看他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处世为人和存在的社会价值。既然是个角色，就要扮演出色一点。直接地说：能赢得观众更多的掌声。从大道理说，即作出更多的贡献。在物理学上有一条定律，认为宇宙失去能量就会渐趋混乱。因此，必须经常注入能量，才能经久不息地正常运行，永远生气勃勃。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亦是如此。这“社会价值”，这“贡献”，就是反馈回个人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能量，促使他继续努力。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

但是，人到老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作出更多的贡献，还需要有“白头争余年”的气概。这就是只有奋斗才能成功。不奋斗的人是没有出息的。不讲奋斗，一味追求超脱、闲散，乃至

消沉，实际上是偷懒、消极的代名词。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一向主张“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历代志士仁人所攀登的道路。据有关报导，在日本教授、学者的办公室里，常见有这样一条大字条幅：“不索何获”。这似乎是他们奉行的一条人生哲学。那意思很清楚，即是只有奋斗，才会有好的收获。人们在梦中无论走得多远，醒来仍在昨天的终点。梦，有时可能出现美妙的灵感的花朵，但是没有汗水的浇灌，瞬间就会枯萎。国画巨匠、百岁寿星朱屺瞻有“不敢自逸”的名言，而且躬行不逾矩。在他的百岁画展的展厅里，在山水册页题跋中有云：“炎夏酷暑期间，精神尚佳，不敢自逸，写此记之”。另一幅中：“西卯重九奇寒，不敢自逸，纵笔写其意耳”。又一幅：“丁卯冬日闲居无事，不敢自逸，试笔写睡莲未知合法否乎”。……在这些画幅中，赫然一再出现发自百岁老人心坎深处的四个字：“不敢自逸。”说白了就是不敢偷闲、偷懒的意思（据代琇、庄辛：《“不敢自逸”析》文）。朱老这种不管奇寒酷暑都兢兢业业，不稍懈怠，作画不辍的敬业精神，非常难能可贵，是很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的。

宋朝苏舜钦在《秋怀》中有“年华冉冉催人老，风物萧萧又变秋”的感叹。的确，斗转星移，流年似水，韶华易逝，人生苦短。但是光是这样的长叹息是无济于事的。早在1979年，当时年近古稀的华罗庚在英国讲学时，就曾以下列警句告诫自己：“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诫之以空，诫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段话对笔者影响很大，鞭策颇力。科学需要我们终生不懈，孜孜矻矻，潜心琢磨，精益求精的求实精神；需要像郑板桥《竹石》题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仍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那股坚劲和韧劲。笔者身处天堂杭州，灯红酒绿，而又风景优美。正如宋朝柳永在《望海潮》词中所描写的：“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外面的世界的确诱人。但长期来，笔者

不为所动。不论春花灿烂，秋叶迷人，或是夏日炎炎，冷雨敲窗，仍是心沉案首，寸阴寸金，不为杂念搁笔，不为外物乱心。能读就读，能写就写，其乐无穷。愿以鬓角秋霜，余年心血，点点滴滴，献给勤勉好学，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读者诸君和新知旧友及同仁。

有人认为，作家、艺术家、学问家……面临着一个外在的生计问题。这是事实。但笔者认为，不管你是什么家，从主观上说，对本身事业的内在乐趣和执著追求，却是不可忽视的。苏东坡在《琴诗》中风趣地写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从哲学上说，要成就一件工作，一种事业，必须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任何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是难免失之偏颇的。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有时客观重要，有时主观重要，那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当从自己的工作得到乐趣。如果人们从这枯燥、死板的“学问”、事业或工作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这里便会有他们存在的终极意义。东汉王充的《论衡·案书》里记载说：“刘子政（向）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氏之乐，身边的人是难以理解的。用台湾诗人郑愁予《昙花》一诗的末句来说，就是：“这些事/无关的旁人/如何知道？”

工作的乐趣如健康一样珍贵，但有时比名利更难得到。在美国魏特利和薇特合著的《乐在工作》一书中，高希均专为该书读者写道：“追求财富常会失望；追求权力常会落空。现在我再补充一句：追求工作的乐趣正如追求知识一样，既不会失望，也不会落空。它是现代人的权利，也是现代人的义务”。

收入本书的，有的篇目或内容，涉及创造力的开发问题。拿现在通行的话来说，要有改革开放精神。无论搞研究，搞教学，乃至学习和工作，都要有这种勇于革新开拓，敢为人先的气度。不然，社会如何能前进，科学怎能发展？不创新，犹如绕着磨盘打转的驴，虽说脚在不断地走，实际上无异于原地踏步。哲人培根

说得好：“革新是驱除‘恶’的药物”；“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又无智慧使之改革，那么其结局将只有毁灭”。这是使得我们深思的。

提倡开拓创新，并不是海阔天空，胡思乱想，捕风捉影，或越新越好。其实，“新”的东西，并非都是创造。我们所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孜孜以求，探索规律的品性。这不单是方法问题，其中蕴藏着一种人格的魅力。有人提倡“钟的风格”，其一就是“踏实可靠”：它的齿轮是一格一格、踏踏实实地转动，没有浮夸，没有虚假。所以做任何工作，必须切切实实，把两脚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最怕的就是那种随“风”的高论和气球式的“牛皮”。因为高，近天而远地；因为随“风”，便飘浮游动，不知所云，找不出脚在何处。气球愈是腹内空空，愈是趾高气扬；愈是趾高气扬，愈近乎血肉纷飞。

唯其要务实，所以做学问须耐得寂寞，不断积累。人贵有志，志贵有恒。绝不能急功近利，或玩弄花招，愚弄读者。范文澜说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与造出一个什么“学会”，以多少钱买一个理事、常务理事之类的那种被真正学人嗤之以鼻的市侩行当和令人作呕的沽名钓誉者的作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还有的人，胸无实学，东抄西摘，拾人牙慧，胡弄文字游戏，掠人之美以填欲壑，居然声称创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论”，岂不令人可笑，可悲，而又可叹。

提倡改革开拓，还以研究、试验为前导。有研究才能有发展。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以试验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放弃的。人们犯不着劳神费力地为某种不切实用，也就是不能最终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既定“原理”、“原则”和什么“实验”，甚至“行文”去受苦。有的同志，对于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教学改革措施，虽有尝试开拓的愿望，但又怕遭到“标新立异”、“离经叛道”、“违反有关精神”等的责难而顾虑重重，步履蹒跚，以至裹足不前；而对于一些实践证明花时多、负担重、实效少，又无推广价值的

所谓“突破性”的教学实验，却有难言之隐，仍在苦苦“坚持”。这是很不明智的。

文贵创见。与学术一样，教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它一不靠神启，二不靠经典，三不靠敕令，唯靠自由探索，实践检验。但这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正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写：“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有的人，不是真正在做学问、搞研究。他们以察言观色，奉承拍马为能事，或揣摸某种意图和“风向”，然后演绎为“理论”文章，这就是所称的“时文”。南方作家秦牧生前曾指出：“时文无以传世，因为它无性情。纵然如何高妙，亦为制作”。他说的是文艺，但科研论文亦应如此。

在《文集》（一）自序中，笔者曾提到楚图南赞颂戴东原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因此，趋时，趋“风”若鹜的浅薄作为，与科研精神格格不入。这些人正如刘巽达所指出的：“并非真的尊敬领导，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他们崇拜的不是领导人的人格与学识，而是他的权力与身份。”上述作为，有时还闹出像童话《咕咚》那样的笑话来：一个成熟的木瓜落进湖水里，“咕咚”一声吓得兔子拔腿就跑。兔子边跑边喊：“咕咚来了！”其他动物也都跟着跑起来了。狮子对奔跑的动物喊道：“别乱跑，先去打听‘咕咚’是什么”。动物们回到湖边找“咕咚”，正好又有一木瓜落进湖里，大家才明白是一场虚惊。在教育现实中，这种“咕咚”现象没见到吗？

在《文集》（一）自序中，笔者还提及学术研究中的“争论”与“互补”问题。然而，迄今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有的是冒牌的“双百”。只讲“百花齐放”之言，力行一花独放之实。他们的主体意识浓烈，排他观念很强，容不得别人说半个“不”字，久不承认别人实践的检验。久而久之，往往演变为“门户”之争。令人十分遗憾，为什么不多几分肚量呢？所以这样一来，要真正做到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就难乎其难了。

其实，人的认识有先后，各有一个过程。学术研究上的争论

就起了思想交流的作用，促进着这个过程。英国的肖伯纳说：“倘若你我各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你和我仍只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换，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有两种思想”。争论，也是一种竞争的形式。在生命世界里，竞争是无处不在的；而另一方面，生命世界里的竞争，又总是趋向于和谐，趋向于互相促进，互相补充，取长补短。清人顾嗣协诗：“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形象地道出了其中的关系。国际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强调思维的运算方面，而瓦龙则偏重思维的形象方面。皮亚杰特别写了《向瓦龙致敬》的短文；而瓦龙在逝世前来不及复信，但赞成这种“辩证的调和”。

有人说，学术争论是“对事不对人”。这话虽对，但涉及到具体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真正做学问的人，对于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冷酷的。是则是，非则非。坚持“是”的，改正“非”的。所以做学问不搞“和为贵”。为了求真，“争”是难免的。这是真正潜心做学问、搞研究者的必具品性。如果他们想的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所谓的人际关系或其他什么“杂念”，那长此下去，就会沾上了庸俗习气。应该说，“争”是一种科学态度，不是什么傲气、偏激。凡是珍惜自己学术生命的学者，在学术是非面前，决不会缄口不言，放弃原则，模棱两可，甚至说些违心话，随风倒。否则，那就等于宣告自己结束了学术生命，退出学术舞台。但与此同时，对自己的研究同行，则应是老小无欺，满腔热情。因此，学者风度可以说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笔者秉性耿直坦率，做学问、待人接物，总是有话直说，心口如一，不说假话，更不苟同于人。即使有的话或文章，人家不喜欢，甚至为此带来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仍无改初衷，这是差可自慰的。

收入本书的拙作，有的还提倡学术上的“理论批判”精神（见本书《世纪末的思考：教育理论何去何从？》）。即是说，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的学术传统还缺乏就前提性问题进行发问的探

索态度。人们大多习惯于做“命题文章”，而不大去追命题本身是否合理（即属前提性考察）；只是按照“上”和“书”去思，去做，而不问“上”和“书”本身的合理性如何。这种现象在语文教学研究中可说屡见不罕。例如，说是阅读教学要“从整体入手”，大家就照这个“入手”去做，去论证，也不去想想，它是否合乎理论逻辑，乃至经验逻辑？是否经得起推敲，站得住脚？又如，有人认为，用纯汉语拼音“读写”，可发展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于是，一窝风地在某些地方“实验”起来了。我们的科学主义传统至今还比较薄弱，实证分析原则又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玄想空谈之风尚有一定的市场。科学研究活动成了某些人拍拍脑袋即兴而作的事业。

收入本书的，还有对学习方法问题赋予较大重视的长文（如《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的理论和实施策略——九十年代中国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人竟认为，方法是一种“雕虫小技”。这是不妥当的，近乎无知。平常，我们所说的“善干”者，方法得当也。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有一句名言：“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他还在《历史哲学演讲录》中说得好，方法就是内容本性。就方法和具体操作而言，世界上不外乎下、中、高这样三种情况：方法空洞和有实干而无方法而失败者；有实干亦有方法然而不自觉者；有实干，亦有方法，且加以自觉运用者。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也说得很好：“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发挥运用天赋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则可能阻碍才能的发挥。因此，科学中难能可贵的创造性才华，由于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杀；而良好的方法则会增长、促进这种才华……”。当然，我们不能为方法而方法。世界上没有空洞的、不能操作的方法。我们要防止的是过份讲究方法，特别是方法的形式，而束缚了思想的活跃和创新。

读者诸君看了本书的文章，可能会产生一个印象：内容很广泛，涉及的学科较多。不知我者，还戏称笔者为“杂家”。“家”恐

谈不上，“杂”倒有一点。笔者自1956年教育系本科毕业，37年大学教坛，先是搞过劳动心理学、普通心理和哲学等的教学和研究，后来，着重把精力转到教育心理学，特别是语文教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的学科上。但综观全书，重点是后来的两大方面。在成才学上，至今有博与专关系问题的讨论。对此，王云五与他的学生胡适就有过不同的看法。王曾说：“适之是好专的，所以他主张为学当如金字塔”。而王则主张博。他认为研究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必须与自己所习的那门学科相关的学问全要涉猎。他说：“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群峰环”。笔者一向主张在相对广博的基础上臻于专。拿“T”理论说，上面一划好比博，下面的竖，代表深入的专，所以只要与所习的学科相关，开始时“杂”一点是有好处的。不过有一点值得提出，本书中，有些只是提出问题，引人思考而已，研究是很不专深的。英国学者贝尔纳把一个个开拓性的课题提出来，充当“科学萌芽思想的发动机”，把宝贵的创造性的科研思路和思维“脉冲”献给学生，指引别人登上科学高峰。此举被称为“贝尔纳效应”。笔者正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年龄阶段，虽自觉年华老去，不可抗拒，是自然规律，正如物理学上把一滴墨汁滴入水中搅动，不能再照原样取回这滴墨水的那种“不可逆现象”，不可能重返年青，但仍觉有奖掖后来者奋进，以至超过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作家秦兆阳诗《宇宙的格言》中写道：“幸福属于落日/它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希望属于星辰/它迎接新的黎明/落日并无遗憾/天空由星辰布满/星辰自甘消失/朝阳喷薄而出……”

收入本书的，谈不上字字珠玑，句句锦绣，精彩纷呈，新意迭出的论文。秦牧生前喻道：“世界上的事多是‘四舍五入’，四和五虽差距不远，但逢五可进为十，逢四却退位为零，实际不见得公正”。“我不过幸而处在‘五入’。一个人有了点名气常会取得比别人有利的位置，并不是每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的确如此。但话又要说回来，笔者敝帚自珍是有一点的。谚云“文章是自己的

好”。这几乎是古往今来不少文人的一种自负心态，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踌躇满志，目空无文。这值得自警。然而，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文有所不及。名著有败笔，高手有蹈袭。何况本书既非“名著”，笔者又非“高手”，遭人议评，说长道短，势所难免。正如郑板桥诗：“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只要说得在理，笔者举双手接受。其实，大千世界少有尽善尽美之事，于人生，于著文，“完美”犹如雨后天晴横贯碧空的长虹，犹如在悬崖绝壁上含笑怒放的杜鹃。你可以遥遥注目，尽情欣赏，但可望而不可及。这不是自我原谅，而是客观事实。泰戈尔《飞鸟集》中有这样的警句：“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渠中流过”。任何真理都与错误相伴相长，互存互补。错误往往是孕育真理的母亲，也是导引真理的向导。自古书山书海，流传几何？正“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袁枚语）。然而，拙作不愿“藏之南山，束诸高阁”，只令“文字传青简”：它也是鉴定书文的社会使用价值与保存价值的标尺。韶华说：“向社会索取的，不能带走；留给社会的，可能永存。”在一定意义上，人是由各种记忆所组成。今结文成集，就是为了保存记忆。传说，犹太王大卫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而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却反其意在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时间无法消灭过去。人类有历史就是使人不要忘记过去。今天迈出的任何一步对于未来都会具有意义。

不忧白发青春少，且喜秋光硕果多。天地茫茫，古今悠悠，时间匆匆。愿以真诚换事业，岁月总是深深留下了每个人的足迹。收集本书的，有60篇拙作。有的篇目，钩沉索隐，就题论证，抒发较长。由于读者群存在着多元理解、多元欣赏和多元评价的层次，各人的接受程度和所需内容又不相同，所以不可能篇篇句句全部接受，但读者如能从其中几篇，哪怕是关键性的几段、几句得到启发，笔者于愿足矣！1929年由中共川西特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创办的“努力餐”川菜馆在成都复业……一只装有筷子的白

纸袋上有一行诗一般美的句子：“若我的菜不好，请君对我说；若我的菜好，请君对君的朋友说。”后面署名是车耀先。因此，本书的得失权衡，是非臧否，尚仰方家读者焉！敬希诸君如法泡制可也。

最后，让我们以歌德的诗《上帝和世界》相勉吧！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长年累月，真诚勤奋，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常常周而复始，从不停顿；
忠于守旧，
而又乐于创新，
心情舒畅，目标纯正，
啊，这样就会前进一程！

朱作仁

1993年国庆节于西子湖畔

目 录

自 序	1
1. 世纪末的思考：教育理论何去何从？	1
2. 提倡乐学也要提倡苦学	7
3. 关于观摩课的几个问题	12
4. 教学方法改革的反思（随想录）	18
5. 关于语文教学的总题目	26
6. 语文学习方法指导的理论和实施策略——九十年代 中国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30
7. 开发智慧潜力，重视创造教育	75
8. 小学语文课创造力培养与检测的初步研究	95
9. 语文教学心理学（词目）	107
10. 国内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研究	111
11. 情境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兼评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 ..	134
12. 读写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兼评丁有宽的读写结合 教学法	145
13. 教育科研的奇葩，转化差生的奇迹——读丁有宽新著 《我与顽童》	163
14. 汉字现代化研究与小学识字教学	175
15. 汉字启蒙教学的新途经——“汉字标音，及早读写” 第一学期实验报告	179
16. “汉字标音”实验，效果好，能行！——答尹斌庸 先生的《商榷》	191
17. 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功能论纲	204
18.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断想（五题）	209
19. 商品经济与语文教学改革	227